

還俗

迫近午夜，從清晨開始降下的大雨如今才答答、答答的漸漸沒了聲響，這個房裡唯一的一扇玻璃窗，一直緊閉著，阻隔外頭厚重的溼氣與寒冷。平滑的窗面上附著許多雨滴，盡是小巧、垂著的模樣，有幾滴真的落下了，曳成一抹橫線，成為窗沿上的一條間歇河。玻璃映照出室內簡單的幾樣擺設，以及一張男子的臉——他原本凝視著雨滴，接著注意到盯著窗戶的自己，最後倏地閉上了眼睛。

這個小鎮，除了他，夜裡還有多少未眠的人，他很想知道。

日日他總是獨自在這熟悉不過的空間裡，窸窣窸窣地做著慣常的舉動。他闔著眼，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描繪出房裡的一切擺設，知道它在任何時刻的明暗與溫度、色彩變化，以及傳出的各種聲響。

一間十坪不到的套房，雙人床，一只被單，幾個抱枕，兩張表演藝術類的海報因為不太平順而鼓鼓的、有些歪斜地貼在床頭的牆上：一張印了斗大三個草書字體「白素貞」，背景是一名拿著紙傘的日本藝妓；一張滿是藏文，原為紅褐色光滑紙面，如今應該佈滿塵埃。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演日期與說明，距今已然跨出一道難以計數的長遠距離。然後他像發現了什麼秘密一般的抿起嘴角微笑著，心想，那些演員們一生不知卸過多少次妝，可能早已忘了自己曾在舞台上的模樣，不復記得任一句台詞，回到南部老家的巷口擺個攤子，賣一些北部小鎮的地方美食，也可能成了一位穿梭在電梯與門鈴聲之間的保險員，或許還會與他數度擦身而過也不一定……

離開舞台的演員還有可能做些什麼呢？噢！會不會有可能……等等！停在這，這些無所謂的事就想到這裡為止，因為他突然驚覺到，時間已過了五分鐘，他只答了三題，他必須在限定的時間裡確定毫不闕漏的寫完每一題，並且尚有餘力悠閒地再把答案檢查一遍。他一向是這麼要求自己的。

- (○)工作要辭掉。
- ()冰箱的咖哩今天不吃完就壞了，所以要吃嗎？
- ()窗簾髒了，要洗嗎？
- (○)浴室排水孔上的毛髮要清理嗎？
- ()未接來電三通了，睡前回電？
- (○)明天去機車行一趟？
- ()試卷放著不帶走了。
- ()明天去找小昭？
- ()今天整理抽屜？
- ()要不要預約牙醫？
- ()真的要換電話嗎？

.....

夜裡總是適合做一些決定，為生活凡事下一個最終的判斷，在自己製造的是非題上，寫定最後的答案。

一個小時前他剛送走兩個搬家公司的員工，讓他們將八大箱行李運回老家。關上門後他便撕下印有今天日期的日曆紙，在其背面熟練地寫下一行行今天晚上一定要決定的事項，且依然不忘在每一行的前面留著括號以便作答。他很快地就完成一張字跡清秀、滿滿是非題的題目卷，沒有引經據典來申論的空間，也不需代入公式來加以計算。特別是今晚他要給自己多一點的時間來決定答案，給自己機會重新想過一遍，即便他始終猶疑，但作答時就只能二選一，將所有的困擾都化為是非題，也是單選題。

作答前他用食指點算著題數，搭搭搭先數了一遍。三十六，根據以往經驗計算下

來大約需要一個小時，這次給自己多一點時間的話，就定時為八十分鐘吧！別忘了作答策略一向是：有點難的題目必須先跳過，不然時間會不夠。

現實與心理準備就緒後，他開始認真的在答案欄中劃下或圈或叉的符號，在作答期間，可以隨時反悔，按照心意來更改已寫的答案，因此對於那些等待立可白乾掉的答案欄，他總是給予他最擅長展示予人的耐心。

他除了擁有耐心，也擁有一個實歲已屆三十二的年紀。國中專科老師，教授公民，喜歡不依照題庫光碟、不參考歷屆考古題，完全靠自己來出一份段考的題目卷；不喜歡其他任科的教師商借他的課去考試或趕進度；正餐常常是不放大腸的小碗麵線加一份汆燙青菜，或是一碗咖哩飯不要配菜；有時會忘了更新防毒軟體、定時收信；目前已經存了可以買一台國產轎車的錢，卻還沒有出現過想買的念頭；總是搭火車往返小套房和學校之間、搭公車往返小昭的住所和小套房之間；很喜歡非通勤時段的電車空調味道。

他的外表和名字總讓每班新教的學生一聽就能記住：光頭、大雄。姓氏於他倒是不太重要，之於別人也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認識他的人後來都只記得他的名字，連同事也直接喊他：大雄老師。又由於是光頭的關係，所以有同事戲謔地說他的小套房是「大雄寶殿」。

大雄本來也有一頭如炭、茂密得異常的毛髮，但是幾年前的夏天生了場病，服藥痊癒之後竟開始出現掉髮的現象，範圍從前額開始，日夜不停地往後沿伸到頭頂，才經過一個暑假就禿了一大半，他索性整頭剃掉，心裡和頭頂頓時都落得輕鬆，雖然新學期一開始回學校就惹得驚叫連連，在超商排隊結帳、到郵局存款以及搭乘火車時也時而遭人側目，但因為他那張充滿和善、難以有任何威脅性的臉，陌路人對他只是好奇，絕不會心生防衛，也不會出聲訕笑、指指點點。大雄曾在回程的電車上碰到一個三四歲男孩，不顧媽媽勸阻想前來摸摸他那光滑的頭皮，座位上的他自然地伸出雙手，拉著從對面座位掙脫母親懷抱跑過來，卻因車身搖晃而站不穩的小男孩。他笑笑地對

那位帶有些微怒氣以及有點難為情的年輕母親說：「沒關係的，讓他摸吧！」後來日子一久，大家看呀看的也就習慣這個造型，校長誇他說這樣俊秀多了，連每逢出門就因光頭而聚焦的視線都逐漸地消失不見。

他還記得剃髮前一晚，那個坐在書桌前許久才寫下的題目：

()明天去把頭髮剃光。

作答時他很快地在括號裡畫了一個大大的「○」，答案欄沒有修改的痕跡。

他習慣自己出題解決自己的問題。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決定事情，煩了有些時日的困擾、剛萌芽的毛毛躁躁小煩惱，累積到一定數量〈基本上都超過十項〉，他便會在夜晚為自己擬一張測驗卷，題目要用黑色簽字筆書寫，答案是藍色原子筆，備妥立可白，依據題數來估量作答時間，接著設定鬧鐘，嚴格對自己監考，鈴聲一響便要準時收卷，若提早寫完，他還是會再三確認答案，待到時間結束。

然後在每次交卷後大大的鬆一口氣，對於每一題前面的括號都有了圈或叉的存在而感到放心。接著他會在考卷上寫下作答花費的時間，並把資料輸入電腦裡存檔，再將手稿放入書桌右手邊最底下的那一個大抽屜，依序日期排好。那裡面已經堆了滿滿的手寫試卷，如果他想起剛剛在「今天整理抽屜？」的那一題上畫了「X」，就會抿著嘴一笑，讓鼻子噴出氣聲，然後滿意地把抽屜關起來。

如無意外的事情耽擱進度，以往考後三天，就是檢測答案、核對考卷的日子。那一日的大白天他總是在學校興奮地、有耐心地教完每一堂課，若有老師提出請求向他借公民課來考試，這天必然會一口就得到允諾。好不容易等到放學的鐘聲響起，他會急急忙忙收拾了背包，以小步伐快速地在走廊上移動，向每個與他擦身而過的學生揮手道別，趕赴五點十六分剛開始湧現人潮的那班通勤電車。回程一路節奏明快，他在六點以前就可以回到小套房，把冰箱的咖哩餐盒拿到微波爐加熱，接著沖澡換上一整套的棉質運動衫，顧不得貓舌頭的自己，一下便扒盡了飯盒。

收拾乾淨後，他在書桌前打直腰桿坐正，深深吸一口氣，再緩緩地吐出來，然後拿起桌上學生送的塑膠筆筒裡的一隻大紅墨筆，往右側身彎腰，取出那張最近日期的試卷。

(○)換燈泡，改換黃色。

(○)今晚掃地、拖地，明天再倒垃圾。

(○)明天不去機車行了。

(X)要跟小昭說嗎？

(X)過期的漱口水要不要倒掉？

.....

他就這樣依著題號而下，一邊看著自己三天前作答的試題，一邊檢測、回想自己三天以來的舉動，是否都依照了上面所寫的答案、所做的決定。如果他決定換燈泡，但實際上沒有這麼做，或者決定不喝完那瓶過期的牛奶，但是最後他卻喝了，那麼他就會在該題處用紅墨筆訂正答案，還規定自己必須寫下之所以沒有依照決定去做的緣故，因而往往此番仔細訂正的工夫會讓他在書桌前待上一整晚。這種舉動已行之有年，並且在一張試卷還沒有批改之前，他堅持著不能進行下一張試卷的製作與作答，「困擾必須有所次序地解決，累積是沒辦法避免的事，不過總要一件一件來。」他自己這麼對自己強調過，樂此不疲的感受更加強了利用出題來決定行為的動機，或者說是一種信仰也不為過。只是他所謂的一件件困擾也並非以輕重緩急來決定出現的順位，有時已經出現過了題目，還是會在隔天或幾個月之後又被寫上去，等待他做決定——可能是問題再度出現，或者是這題總被鮮明斗大的紅筆寫上訂正的字句，因為他一直沒有做到自己預定的答案。

對於那些真的做到了的決定，他不吝給予自己高度肯定，而且從不後悔。

自然地，他開始依賴這樣的習慣生活，不論是到了哪裡，即使因旅遊或公事必須在外地停留短暫幾天，他也非得帶著這些工具，用一個小皮革背包裝著，像一個現代巫師般，先對自己準備了預言，然後再回頭檢視這預言的真假。

「我是一個後設的男人。」當他某次從書中接觸到「後設」的概念時，馬上聯想起了自己的行爲，直覺地認爲自己正巧妙地利用了後設的手法，有一股彷彿是自己創造了這個名詞般的雀躍，並且若有所思的說：「後設，處理的就是一個關於什麼的什麼；而我，就是一個關於男人的男人。」

這個男人，大雄，如今身處在這個雨剛停的夜晚，特別是只在今夜、此刻，他將最後一次使用這個習慣，讓這個習慣爲自己做出一些決定。

時間還剩下二十分鐘，他發現自己的筆停在「明天去找小昭？」的這題不動，藍色原子筆頓在那個問號上數秒，薄薄怯怯的日曆紙便出現了一塊淡淡暈開的藍墨。他心裡一驚，手腕倏忽抬起，咬了下唇，皺著眉頭，在那括號裡畫了一個深深的、似要切開薄紙般的「X」。

跳跳接接的空格還有十題。

小昭和大雄相識於五年前某個早上，一場行人與機車騎士擦撞的小車禍，兩人驚奇地一寸肌膚絲毫未傷，但當時小昭反應極快的跳下車，放手讓機車往前橫衝，猛地撞上巷底圍牆，車殼近乎全碎，刮掉一層漆，連後照鏡都折斷、碎裂了。大雄非常清楚這樣一撞，修理下來所費不貲，當下表明願意負擔部份費用，但小昭開豁地擺手說不用，即使已經推託一陣，懇辭一番，大雄仍執意要負起部份責任，不過他也注意到如此一耽擱就快七點了，爲了避免上課遲到，他只好提議讓雙方先互留聯絡方式，以便日後若有他幫得上忙的地方。

當天下課回家，一切備妥，他就撕下日曆紙，在第一行工整的寫著：

()帶那位先生去他那裡修機車。

並且作答時毫不猶豫地在前面畫了一個「○」，他花了二十分鐘很快地完成這張只有十來題的試卷，那時離交卷時間還有十分鐘。

三天後，他照常批改試卷，拿著紅墨筆的右手在試卷上小幅度的、不安的來回擺盪著，或者說有點像在顫抖，他明明白白混雜著的一些情怯和期待的心理，讓他整個人微微發躁了起來。終於，他驚訝地發現整張核對過答案之後，完全沒有紅筆的痕跡。

遇到他之後就不太需要訂正了。

「雄，你應該戒掉這種行爲。」

「要是你能成功戒菸的話，我就考慮看看。」

「但是你說自己現在很少寫錯答案呀！」

「很少寫錯不代表沒有錯，你也可以試試看。」

小昭知道他的習慣後才算真正進入他的世界，但他作答的夜晚，總是必須獨自一人待在小套房裡——因為那個夜晚就是屬於他的，而他也只屬於那個夜晚。小昭好幾次表達希望陪考的意願，他笑笑地一再一再婉轉回拒。

「別鬧了喔！喂！難道你有看過陪考的人跟著考生進入考場嗎？」

「那……我至少可以待在旁邊，躺在沙發上睡覺或是打電動、看漫畫都行呀！雄，你知道我很好打發的，我保證不會去打擾你作答，我保證！而且我還可以提醒你時間快到了，或是幫你倒水、接電話……」

「我的房間就是我的考場，考場規定就是只有我獨自一人在裡頭考試，不能攜家帶眷，你怎麼能在裡面做其他的事呢？我會把手機調成靜音模式，也會準備好開水，何況我作答時不習慣喝水……好了，別總是爭論這個，講過多少次了，聽我的話。」

「雄……」

自從他遇到小昭之後，就很少用到紅色墨筆了，連製作試卷的頻率也相對地減少許多。以前大概是一週要寫個兩次，現在一個月不過一次。說不上來是哪裡的变化，他知道自己絕不可能因為想避免小昭央求陪考的眼神，而減少作答次數。

但就是說不上來哪裡變了。

第一次碰面的小擦撞所導致的機車大整修，讓他暫時不管冷戰的難堪，回到機車行，找小明幫忙，自然是希望修車可以打點折扣，即使他知道最後應該會是免費的。

週六下午，那扇小明前一晚就放下的捲動起來會嘎嘎作響的鏽紅鐵門，門上還貼有一張皺皺的白紙寫著「今日公休」，卻因為大雄的一通電話而嘎嘎地開啓了。小明坐在機車行裡，沒有開燈，只讓屋外的日光照亮他，午後的強光讓他眯起眼，他緊閉著嘴，眯成細縫的雙眼透出冷冷的眼神，然後在他看見大雄帶小昭牽著一輛撞得破爛的50c.c.小綿羊摩托車前來時，皺了一下眉頭。說不清楚是哪裡變了，小明當下突然發覺不再有一種免費付出勞力與技術就可以和大雄合好的預感，可是在此同時他也明白，不把車子修好，變化會更大，可能再也沒有機會看見大雄的笑臉，再也沒有機會誤解彼此、一整天關上店門不做生意就為了等待對方的一通電話，再也沒有機會爭吵、不說話、合好。他知道，可能再也不會那麼好了。

小昭把機車架起來後，走到一旁讓身給小明工作，但很快就留意到他們兩個之間詭譎的氣氛，這使他覺得渾身不自在了起來，於是試著說點笑話、介紹自己和家人，甚至講一些具爭議性的時事新聞，想讓場面不那麼僵。但一直到修理完畢，小明一個眼神也沒向他那邊投去，只頻頻用白色短袖上衣擦汗，專注在車殼的拆解、上漆工作；大雄則安靜的站著，不做任何言語或非言語的回應，也無其他可猜測出心意的表情，只專心注視那被灑滿一地的螺釘與螺帽、滴到機油的輪胎、管線，有時他眼神會望向小明，但很快就移開了。

那些反覆拆卸、組合、檢測的舉動，混合著油味與汗味下的一雙結實手臂，壯碩但不至於過分巨大的手腕，原本白皙卻時時充滿焦黑髒污的皮膚，都是大雄迷戀的元

素。每當小明修長的手指俐落地動來動去，調校著化油器、取下鬆脫的火星塞，或是深蹲著拿把螺絲起子往機車深處直直探去，鎖緊某些大雄從不清楚的零件時，他的腹部總是泛起一種癢癢的、酸軟的感覺，這種感覺非但相當持久，還逐漸擴散到大腿根部，他覺得小明的手好像正在自由來回他的身體，出出入入，進行反覆組合、檢測、拆卸的動作，他的光頭也因此溫溫地發著汗。

一直以來他都為此感到很舒服，即使他並沒有決定和小明解凍爭吵所造成的惡劣關係，還是很享受這樣在一旁觀看的滋味。他站在小昭旁邊，看著小明拿起抹布擦了擦手的樣子，突然想起自己好喜歡為他清洗指縫和掌紋上殘留的黑色油脂，用自己沖濕了的雙手沾抹肥皂，先交互摩擦著製造出一點泡沫，然後讓自己的指腹在小明的虎口、手紋上來來回回仔細地搓揉，最近一次這麼做是上禮拜六，收拾完一週下來凌亂的工具，他們兩個拉下鐵門，嘻嘻哈哈的洗起手來。但或許從今以後都不會再有了吧！他知道他們的關係雖然無有大壞，卻已到了一個階段，無法像螺絲起子一樣輕易的可以探進彼此身軀鎖緊某些連他也不知道的東西。

接著便自然地和小昭在一起了。沒有什麼爆炸性的分手宣言或是惡言相向，他和小明在那個下午，共同發揮培養許久、終於派上用場的充分默契，知道彼此完完全全的結束了冷戰，徹徹底底終止了以往冷戰之後可能發展的關係。說不上是哪裡先開始變化的，分手後的多年間，他曾好幾次試圖整理出兩人關係變化的脈絡，但是沒有確切的線索可直指核心，可以告訴他，讓他信服：就是從這一天、這一個時刻、這一個動作開始變化的。他只記得微微感覺到不太舒服的一件事是曾經看到那個二十多歲的女人進出機車行數次，而且每次都帶著滿足的笑容走出來。

「小時候認識的，沒什麼。」

「少來，她看樣子就一副很有什麼的模樣。」

「我媽請人家來吃晚飯的，機車行店面在前庭，她一定會從前門進來呀！我又不能趕她走。」

「說實話吧！沒有女人會這樣進一個男人的家，還一副得意的模樣，你難道沒有注意到什麼？」

小明是獨子，比大雄年長十歲，高中畢業就承繼父親的黑手事業，學得快又身手俐落，幾年下來已經獨當一面，讓父親安心退休了。母親好多次催促著他快點成家，也不時託人物色對象、安排相親，他總是應付了事，並沒有十分在意，後來才知道母親已經為他準備了一個女人，一個年輕、披著長髮，善於微笑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我會跟我媽談的。」

「現在鄰近巷弄大概都知道了，你要怎麼談？」

「我以為吃個飯沒什麼。」

「難怪她老是得意的衝著我笑。」

「她沒什麼惡意，不要這麼多心。」

「所以現在壞人是我嗎？你就這樣任你媽胡搞。」

「我媽是覺得我和她小時候也認識，所以……你也要考慮我是獨子，我爸已經七十多了。」

「那你有沒有考慮一下我！」

大雄說完這一句就猛地推開鐵門旁的小門，忿忿地走了。他一邊惱怒的咒罵小明，一邊低著頭快走。那時天才剛亮不久，任一條馬路和街道都甚少行人與來車，所以大雄很快地連過了幾個綠燈、闖了兩個紅燈，然後拐進巷弄一面踢著小碎石子，一面想著應該要直接去學校還是先回去一趟，當他還遲疑著未下決定，正要從另一個巷子口走出來時，就遇到了小昭的機車。

時間還有十分鐘，試卷上只剩下最後一題的答案欄是空白的，他開始無心作答，意興闌珊地把紅墨筆拿起來，用手指轉了轉，然後丟入一旁的垃圾桶。他知道再無批

改的需要，這是最後一張試卷，明天他就要搬離這個小套房了，然而他還是會再三檢查自己的選擇，只是每每看到了最後那一格空白，仍無法動筆填上答案。

其實應該什麼都沒有變，所以才會說不上是哪裡變了吧！他想起小明，隱約有一點愧對他的感受。他們分手後幾個月，小明就和那個女人結婚了，婚禮隔天就去花蓮度蜜月一個禮拜。大雄後來時常和小昭到他的機車行走動，三個人和和氣氣，彷彿深交很久，但他早已強迫自己不再凝視小明修理機車的模樣，因為小昭會介意，小明的妻兒應該也會。那個女人婚後便把長髮盤起來，老是微微的笑著，懷裡還抱著孩子，倚在門口大半天，讓那一大一小兩雙睜得滾圓的眼睛直盯著大雄。她偶爾會在孩子的耳邊蹭一蹭，像是在親吻他的臉頰，又像是嘀咕幾聲，不知道說了些什麼，但無論如何眼睛還是不會離開大雄，直到大雄出了機車行門口，才回到樓上去。

過了這個夜晚，應該就會有些變化了吧？鈴聲響後，他把資料輸入電腦裡存檔，然後將一切格式化，等待電腦命令執行的同時，他頹然地把試卷收進抽屜，起身走向沙發。

癱軟在因長久使用而塌陷的沙發上，他看見小茶几上的手機亮著微弱的藍色燈光，勉強爬起身來，拿了手機又轉身躺回去，手機螢幕上顯示：一封未讀訊息。

「雄，你大概在寫考卷，才會打了三通都沒有接電話，寫完記得回電：）」

每次爭執後都是小昭主動示好，每次都是小昭妥協，他驚覺自己原來已經虧欠這男人許多，而且就要即將這麼一直虧欠下去。今後真的會變得不同了吧！他曾經奮力抵抗這變化的來到，即使他發現鄉下母親老早就為他準備了一個女人，很久之前就準備好了的，一個長髮，善於微笑的女人。為此他抗爭多次，仍然無功而返，後來就連和小昭解釋都懶。

能解釋什麼呢？他霎時突然能理解多年前小明的處境，他必須回到俗世的生活，風光迎娶一個長髮的女人做為終身伴侶，和她生兒育女，用肉體去歷經紅塵中的一切

修行，讓心靈進入一種長久的封印狀態。如今他沒法向小昭解釋些什麼，也解釋不清楚，但卻無來由的，很想向小明說一些話，所以他叮嚀自己明天一定要到機車行一趟。

他想說的很簡單，他清楚他們之間還留有一種穿越塵世的默契，所以小明一定懂得他的話。他只是要說自己將不再是一個關於男人的男人，不再有屬於自己的夜晚。

而且就要開始蓄起鬚了。

* * *

冬季緩緩地過去，年後的春天帶來新來的房客。春雨連綿地下了好幾天後終於在一個晚上停止，新房客將窗戶打開，拿幾條抹布吸乾窗沿的積水，並用力擦拭雨滴打在外層玻璃窗上的痕跡。入夜的冷空氣竄進房裡，新房客推了推窗戶，讓它再度緊閉，接著轉身泡了杯熱茶來到窗前的書桌。他一一把每格抽屜打開，清理內層遺留的紙屑、迴紋針、書夾……等小東西。最後他打開了右下角的抽屜，對於裡面滿滿的廢紙感到些微的厭惡，他抽起了一疊，心不在焉地瞧，赫然發現這些紙張正面是日曆，反面則看起來像是試卷，上面有好幾行黑色字體的題目，或圈或叉的藍色答案，也有紅筆標示、畫過的痕跡，三種顏色交織起來密密麻麻，甚難閱讀，只有最上層的那張，沒有紅色筆墨，一目了然。他拿起了這張試卷，從頭開始看，雖然頃刻間覺得好像窺知了他人的秘密而有些不安，但依然興奮地讀著，只是始終理不出個頭緒。讀過一遍之後，他發現每一題都被清晰地寫上了答案，只有末尾那兩題看起來曾遭塗塗改改，筆跡潦草，而且滿是髒髒的墨水污垢暈開的痕跡，上頭寫著：

(○)記得跟小昭分手

()年底結婚並且愛這個女人。

「小昭」這兩個字被藍筆圈了幾圈，還有幾個暈開的頓點在旁邊；另一題的括號則是塗滿厚厚一層的立可白，像是被塗改了很多次。

新房客好奇地把紙翻轉過來，仰著頭，藉著房內新換上的省電燈泡發出的光，看見了原本的答案。